

大東書局印行

足本
胡林翼全集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通鑑晉紀

益陽胡林翼纂

康帝建元二年。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一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斬涉夜干。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後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

穆帝永和元年。庚翼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之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

者。議者又曰：「庚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胡氏曰：「言不能制爰之，將爲國恥，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胡氏曰：「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中，蓋深知溫之才者，設使昱鎮上流，惔爲司馬，未足以敵燕秦。」）八月，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南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胡氏曰：「爲桓溫專制晉朝張本。」）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河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徒方之，爰之於豫章。溫嘗乘雪欲獵，先過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胡氏曰：「溫以此語答惔，盡之矣，溫亦知惔之悉其才，故發是言。」）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胡氏曰：「虎之篡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言無畏避矣。」）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尉，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胡氏曰：「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弋仲營於清河之瀨頭。」按卽今廣平府清河縣。）

二年，趙將軍王擢擊重華，涼州刺史麻秋。（胡氏曰：「趙使麻秋攻涼州，故授以刺史。」）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

有二梟鳴於牙中。文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胡氏曰：「張實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爲廣武郡。」按廣武，今涼州府平番縣地。福祿縣，今肅州。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胡注：「出其險要，謂已踰險而出平地也。」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闕覲，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咎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咎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駕鵞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胡氏曰：「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爲蜀所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咎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

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與觀而縛詣軍門，溫解縛焚觀，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賓旌善，蜀人悅之。按青衣縣，今雅州府雅安縣，此疑爲青衣山，在嘉定府樂山縣東。山陽，卽青衣山南。合水，卽大渡河入江之處，皆在樂山縣南。江南大江之南，江北鴛鴦碛，大渡河之渡，捷爲今捷爲縣南。敘州府宜賓縣彭模，今眉州彭山縣沙頭津，疑在捷爲縣東。溫由東循蜀江行，堅由西渡大渡河行也。比堅知之，復由東道行，故無及笮橋。胡氏曰：「水經注云，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按今本作竺橋，而萬里橋東爲笮橋，成都之東南也。葭萌，今保寧府昭化縣。

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鄧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張璠從俊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入萬圍，壘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璠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璠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艾固諫，索還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還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

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於沙阜。甯退屯金城。虎復遣孫伏都、劉渾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擊重華，遂城長最。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邈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數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晉昌郡，今安西州。大夏在河州西南，晉興在西甯府碾伯縣。廣武在涼州府平番縣。武街，武當作九，亦在平番縣。胡氏曰：「曲柳在洪池嶺北。」今武威縣東南。沙阜亦宜在武威。金城，今蘭州府。長最，胡氏曰：「在金城河北。」神烏，卽鸞鳥，在武威東南。

五年，趙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請戍涼州。胡氏曰：「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以領之。」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因衆人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軍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樂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耶？」虎力疾見之。弋仲曰：「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樂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涼州不屬後趙，此云涼州未詳。

蓄戍其東界也。雍今鳳翔縣。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傾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折衝將軍慕容興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騫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按盧龍道在北樂安，即今樂亭縣在南，令支今遷安，在樂安之北。樂安此誤作安樂。）

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誕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充

齊揚豫五州諸軍事。夏，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胡氏曰：「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遠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按泗口今清河縣，魯郡今兗州府，代陂疑在沛縣。）

六年二月，燕王劭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徙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踰踰塞，劭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輿、瑒、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胡氏曰：「安樂當作樂安，果如慕容霸所料。」）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徙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劭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恆走保薊口。乙巳，劭拔薊，執王佗斬之。劭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與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劭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甲子，劭使中部侯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恆於薊口。軍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劭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佗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劭不能自安。

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胡氏曰：「雋之還薊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日矣。」按東道入自寬城驛至遷安縣中道入自馬蘭關至遵化州西道入自古北口至密雲縣三陟胡氏以爲在海陽縣今永平府灤州臨渠即臨洺今順天府三河縣魯口今深州饒陽縣清梁在今蠡縣。）

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成溫牛夷爲安集將軍戎懷治官室於枋頭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遵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雄徇渭北氏首毛受屯高陵徐璠屯好時羌首白犢屯黃白各衆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洪琚奔司竹（按溫今懷慶府溫縣懷今武陟縣枋頭在衛輝府濬縣盟津即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北胡氏曰：「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高陵縣屬西安府好時今乾州黃白城在三原縣司竹監在藍田

縣。

燕王儒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才，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孤矢之妙如此。

七年

魏主閔攻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祗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主儒遣禦難將軍悅，縮將兵三萬往會之。三月，姚襄及趙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悅於黃邱，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鏡進曰：「陛下圖襄國經年，無尺寸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懷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戰。悅縮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胡氏曰：「自棘城之敗，趙人固畏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恟懼。」襄現縮三面擊之，趙主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胡睦及司空石璞，尙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胡氏曰：「劉隗、盧諶不能爲晉死，而卒死於兵，人誰不死，貴得其死所耳。」閔潛遣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訖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訖言乃息。閔支解法鏡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潁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按：長蘆，在今冀州新河縣。黃邱，在保定府鹿鹿縣。

八年

尙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蔭，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

功也。胡氏曰：「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胡氏曰：「段龕張遇姚襄之徒，孔嚴固見其肺肝矣。」浩不從。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宏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等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秘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破之，屯於碭礪津。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覽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覽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會救至，俱免。襄遂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按陽平縣，今東昌府莘縣。元城縣，今屬大名府。發千縣，今爲堂邑縣。碭礪，今在平縣。麻田，胡注以爲滎洛之間地名，則滎澤縣西也。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劭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劭，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閔軍於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昌之康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

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胡氏曰：「恪以鐵鎖連馬，則閔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旁夾擊，則閔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

閔數重圍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薊。己卯，閔至薊，雋輓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幹使侍中繆當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繹幕，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北。安喜，今定州東。廉臺，地形志謂在毋極，今真定府無極縣西北也。）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謝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戰於潁水之陂，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胡氏曰：「謝尚既敗，姚襄知晉之不足恃，固有去晉之心，矧殷浩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胡氏曰：「張遇據有許穎，豈肯斂手受羈制於人乎？符雄乘勝以兵威使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符氏矣。」）以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按倉垣在祥符西北。棘津，在濟縣南。延津縣北。誠橋，在許州芍陂，今壽州。）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胡氏曰：「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胡氏曰：「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之議者，譏其忘讎忍恥，置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爲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闇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胡氏曰：「其後殷浩廢黜，卒如羲之之言。」）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於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暉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胡氏曰：「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今復以軍興廢。」）

九年，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盡臺表授梁國內史。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嗣兒使殺秦主，傳

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胡氏曰：「藉使梁甯果受浩間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取長安，其欲乘梓黃眉之去而據洛陽，不過欲以修復園陵爲功耳。昱遂以爲真可立功而不聽王彪之言，宜桓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浩以姚襄爲前驅，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許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復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胡氏曰：「張陳謂張耳陳平。」按梁國龜臺，今歸德府商邱縣。山桑，今潁州府蒙城縣北譙城亳州也。

十年，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胡氏曰：「史言晉氏失權，由用殷浩違其才。」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一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胡氏曰：「東陽唐爲婺州，信安唐爲衢州治所。」按婺州，今金華府。今衢州府西安縣，卽信安縣也。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略秦西鄙，涼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於峽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雄於白鹿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霸上，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

雷弱兒等，與冀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北海王 猛，少好事，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卿無比也。」胡氏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爲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度灊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灊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姦雄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逼其國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待之，情見勢屈，敵因而乘之，故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胡氏曰：「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殺之耶？蓋溫軍已敗，忽忽退師，不暇殺之也。」呼延壽帥衆一萬從溫還，冀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按均口在襄陽府 光化縣西南鄉，今浙川 廳西。蓋水軍由漢水步軍入武關，及子午道，皆在長安東南上洛，今商州 青泥。胡注謂在藍田 嶢柳，在藍田東南，卽嶢關也。白鹿原在其北小城，子城也。女媧堡疑在洋縣北。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秦東海王 雄，攻喬 乘於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胡氏曰：「雄，字元才。」贈魏王，葬禮依舊。安平獻王 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

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嬖、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胡氏曰：「苻堅事始此。」）

十二年，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胡氏曰：「王衍等尙清談而不恤王事，以敢夷狄亂華也。」）八月，己亥，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救三軍小卻，當拜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卽至，留毛穆之、陳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陵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襄奔平陽。（胡氏曰：「伊水在洛陽城南，洛陽北山北芒山也。」）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尙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

覽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格破之於圍裏。胡氏曰：「時外築長圍，故戰於圍裏。」今先分騎屯諸門，龔身自衝壘，僅而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龔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

升平元年，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數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驍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狠，苦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驚眉驕」，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寔帥其衆降。襄載其父戈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之。仲於孤犛，亦以公禮葬。襄（漢北屈縣，今平陽府吉州。胡氏引水經注曰：「北屈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河上。」襄蓋自北屈渡河而屯杏城。杏城，今鄜州中部縣。數城，今鄜州黃落，在洛川縣西南。三原縣，屬西安府。孤犛，在鞏昌府伏羌縣。）

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慄，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